

宋
论

第八
册

新
知
如
學

PDG

宋論卷十一

船山遺書二十五

衡陽王夫之撰

孝宗

漢之於匈奴也高帝圍呂后媢掠殺吏民烽火通於甘泉文帝顧若忘之而姑與款之垂及於景帝休養數十年人心固士馬充武帝承之乃始舉有餘之力拔將於寒微任其方新之氣以絕幕窮追而匈奴破敗以遁東晉之勢弱不能支祖逖死桓溫敗廷議不及中原者數十年謝安端默凝立聲色不顯密任謝元練北府之兵而苻堅百萬之師披靡以潰劉裕承之俘姚泓斬慕容超拓拔赫連無能

與競使孝宗而知此亦何至苻離一敗萎敝而不復振以迄於宋之亡哉孝宗初立銳志以圖興復怨不可旦夕忘時不可遷延失誠哉其不容緩已顧當其時宋所憑藉爲折衝者奚恃哉挫折之餘凋零已盡唯張德遠之孤存耳孝宗專寄腹心於德遠固舍此而無適與謀也然而德遠之克勝其任未可輕許矣其爲人也志大而量不宏氣勝而用不密量不宏用不密則天下交拂其志而氣以盛而易虧故自秦檜擅權以來唯盛氣以爭得失而不早自圖惟虜盟已敗檜姦已露之餘事權一旦歸我而何以操必勝之術兵孰老而孰壯將孰賢而孰姦芻糧何取而不窮

馬仗何從而給用呼而卽應者何以得吏士之心合而不
乖者何以成同舟之濟謀之不夙則臨事四顧而徬徨信
之不堅則付託因人而卽投乃自其一竄再竄顛倒於姦
邪之手君情不獲羣望不歸觀望者徙倚而諒其志之難
成媚嫉者側目而幸其功之不就當其飄搖遠徙禍切焚
身避影銷聲於當世無周爰之諮訪雖曰老臣而拔起遷
謫之中猶新進也一旦勃興與天子訂謀於內遂欲奮迅
以希莫大之功率一往之情無可繼之畧豈秉麾建旆大
聲疾呼張復仇讐驅匪類之義聲遂足以抗百戰不摧之
驕虜哉一敗而終不復興固其所必然者也夫孝宗而果

爲大有爲之君德遠而果能立再造之功也則處此固有
道矣完顏亮南犯而自殪矣完顏雍新撫其眾而不遑遠
圖未有尋盟索賂之使渡淮而南則固可急修內治擇帥
簡兵繕備積儲而從容以求必勝之術也湯思退可逐而
未逐尹穡王之望可竄而未竄史浩可戒之以正而聽其
浮沈虞允文陳康伯可引與同心而未遑信任朱元晦劉
其父可使秉國成而尙淹冗散如其進賢遠姦成畫一之
朝章則國是定而無伏莽之宵人乘小挫而進其邪說於
是而廟議輯矣人心翕矣猶無事遽爾張皇迫於求獲也
楊存中吳璘雖老猶可就訪所託之偏裨張韓劉岳部曲

雖凋猶可求慣戰之材勇將未得人草澤不無英尤之士
兵雖已弛淮襄川陝自多技擊之材罷湖山之游幸以鼓
舞人心嚴漁侵之姦欺以廣儲芻粟繕淮泗襄漢之城堡
進可戰而退可憑簡西南谿峒之蠻兵氣用新而力用壯
經營密定於深宮威信無猜於閭外竭十年生聚教訓之
勞收積漸觀釁乘時之效然後絕其信使責以駭奔彼且
懷忿而起不戢之兵我固堅立以待狂興之躡如是以圖
之燕雲卽未可期而東收汴雒西掃秦川可八九得矣此
之弗慮猝起德遠於摧抑之餘積不平之志氣視舉朝如
醉夢而已獨醒卻眾議以憤興而激其妒忌孝宗企足而

望澄清德遠攘臂而爭旦夕孤遣一軍逍遙而進橫擊率
然之腰姑試拚蜂之螫李顯忠萬里初歸眾無與親邵宏
淵百戰未經懷私求試則苻離之潰虜不躡迹而相乘猶
其幸也蕭思話一潰而劉宋日削吳明徹一奔而陳氏族
亡契丹之送死於女直女直之興尸於蒙古皆是也宋之
不亡其能幾乎人言和而我言戰義足以相勝名足以相
壓而彊敵窺見其無成謀則氣益振異己者坐待其無成
績而互相搖天下亦其望其有成功而終不可得史浩曰
一失之後恐陛下不得復望中原未必非深識之言也孝
宗在位二十七年德遠雖沒未嘗不可有嗣以圖功者惜

哉其一仆而終不能興矣情愈迫者從事愈舒志愈專者
諮謀愈廣名愈正者愈盡其實斷愈堅者愈周其慮大有
爲之君相務此而已矣

孝宗奉養德壽宮極愛敬之忱俾高宗安老以終壽考三
代以下帝王事其親者之所未有爲人後者爲之子道無
以尚矣夷考嗣立以後多厯年所大典數行徒於所生父
母未聞有加崇之舉奉大義尊正統抑私恩矯定陶濮耶
之失其可爲後世法乎夫議道以垂大法正大經者固未
可一槩論也禮曰爲人後者爲所生父母服期統之曰所
生父母則於所後者之族屬雖功總以降迄於服絕之遠

支而皆期也名之曰父母則尊之曰皇曰帝立廟以聞所
後者之祖考固不可也而竟沒其父母之實夷之所疏遠
之族人抑不可也光武之於南頓無所加尊而不失其親
親之報情伸而義無不正奚不可哉然而禮以義起而求
遂其心之所安非一槩之論可執也則孝宗於此未可以
英宗之例例之矣其於秀王倘無追崇之典可無遺憾也
王珪之諫英宗曰陛下富有四海傳之子孫誰所貽而忍
忘之鄙哉其爲小人之言也仁宗以崇高富貴貽之己而
爲父母濮王無崇高富貴貽之己而卽非父母然則利之
所在父母歸之而人理絕矣而孝宗則異是太祖之得天

下雖幸也而平西蜀定兩粵下江南距北狄偃戈息民布
寬政興文治以垂統於後固將夷漢唐而上之其曰傳長
君以靖篡奪法雖未善而爲計亦長乃德昭不能保其軀
命其子以團練使降爲疏屬是宋未亡而太祖之亡久矣
幽明交恫者於茲六世爲其子孫者弗能興起而聊長其
子孫是亦不容已於仁孝之心也然則自秀王偁以上至
於德昭含不敢言之恤以俛後之興者九原當無異心高
宗嗣子雖天徽宗八子雖絕而自真宗以下族屬不乏賢
者乃創義以興復之而歸神器於德昭之裔是高宗者非
徒允爲孝宗之父實爲太祖之雲孫者也秀王悅服而願

以子孫爲其子孫情之至卽理之公矣孝宗壹盡其忱以
致孝於高宗卽以追孝於太祖則無所推崇於秀王也庸
何傷知此者然後可以通天下之變斟酌典禮而無所遺
憾於人心不然執一槩之說堅持一理以與天下爭則有
隙以授邪說之歧而爲所屈服故張璪桂萼相反相激而
極乎汎濫故曰唯忠信可以行禮謂盡己以精義循物而
無違其分也研諸慮悅諸心準諸道稱諸時化而裁之存
乎變而及其得也終合於古人之尺度而無銖銖之差夫
古人之尺度固非執一槩之說所可取合也久矣今且有
說於此藩王之子入爲天子之嗣迨及踐阼王猶未薨若

僅高官大爵稱爲伯叔則天子之制臣諸父將使三朝拜表北面稱臣如咸丘蒙之說而豈人子之所忍爲乎故執一槩之說未有不窮者也誠使有此而當國大臣早爲之慮所不容事至周章而羣起以爭得失矣則唯有一道焉可以少安而講之不容不豫也以先皇之遺詔冊王之次子嗣爵以守侯度而迎王入養於宮中謝老安居無所與聞以終其壽其薨也葬以王祭以天子天子廢絕期之制而行期服於宮中以是爲恩義兩全之大略變而能通心得而道可無違其庶幾乎雖然準諸大義順乎人子之心猶未可以此爲不易之經也自非若孝宗之上繼太祖者

有父在固不當貪大寶而出繼天子也

人才之摧抑已極則天下無才流及於百年之餘非逢變革未有能興者也故邪臣之惡莫大於設刑網以摧士氣國乃漸積以亡迨其後摧折者之骨已朽矣毛擊鉗網之風亦漸不行矣後起者出而任當世之事宜可盡出其才建扶危定傾之休烈而熏灼之氣挫其初志偏側之形固其見聞則志淫者情爲之靡而懷貞者德亦已孤情靡者相沿而濫德孤者別立一不可辱之崖宇退處以保其貞於是而先正光昭俊偉之遺風終不可復如是者其弊有三要以無裨於國者均也其下目之所睹耳之所聞皆見

夫世之不可抗志以相撓也而求一深淵之區宇以利其
游泳正與邪迭相往復無定勢矣而正勝邪小人之蒙譴
也淺邪勝正君子之受禍也深則趨彼避此以徼所行之
利雖有才可試亦樂用之於詭隨而奚有於國事之平陂
其次其志亦懷貞而不欲託足於邪途矣以爲士自有安
身利用之術進不貽君子之譏退不逢小人之怒可以處
閒散可以試州郡可以履臺端可以位宰執不導淫以蠱
上不生事以疲民不排擊以害忠良不氣矜以激水火無
必進之情而進之也不辭無必退之心而退之也不吝故
當世習與相安而獲吉人之譽如是則才有所不盡效而

抑不求助於才以自輔其究也浸染以成風尙而不可問矣始以容容終以靡靡矣又其上則固允矣爲秉正之君子矣觀其所志與其所爲天下之所想望後世之所推崇伊傅之德業舍此而不能與焉故一時有志之士樂就之以立風軌然而終不能者則惟德之孤也天下無能與其德者而德孤矣視天下無能與其德者因舉天下置之德外而德愈孤矣其好善也篤而立善之塗已隘其惡惡也嚴而摘惡於隱已苛以義正名名正而忘求其實以言衛道言長而益啟其爭以視先正含宏廣大之道默以持之如淵涵慎以斷之如嶽立操扶陽抑陰之權密用而姦邪

自斂受智名勇功之集挹取而左右皆宜其意似不欲然也而考其所成則固不能然也欲託以伊周者定之元功而未逮卽以絜韓琦李沆定國是濟危疑之大猷而亦有所未逮及此者使當休明之世無姦邪之餘威以激其堅忍無詭隨之積習以觸其惡怒無異端之競起以勞其瑣辯無庸懦之波流以待其氣矜則道以相挾而盛業以相贊而成其所就者豈但此哉故摧抑人才者雖不受其摧抑而終爲摧抑害乃彌亙百年而不息故曰邪臣之惡莫有大於此者也宋自王安石倡舜殛四凶之說以動神宗及執大政廣設祠祿用排異己其黨因之搏擊無已迄於

蔡京秉國勒石題名錮及子孫而天下之士有可用者無
不入於罪罟延及靖康女直長驅以入二帝就俘呼號出
郭而宋齊愈洪芻之流非無才慧亦有時名或談笑而書
逆臣之名或挾虜以亂宮嬪之列於是時也雖有憤恥自
彊之主亦無如此痿痺不仁者之充塞何矣高宗越在江
表士氣未復秦檜復起而重摧之趙張胡李幾不保其死
羣情震懾靡所適從姦慝相沿取天下之士氣抑之割之
者且將百年矣士生而聞其聲長而見其形泛泛者如彼
以相搖蕩也岌岌者如此以相驚歎也則求其擴心振氣
以復出而規天下於方寸庸詎能乎故孝宗立奮志有爲

而四顧以求人遠邪佞隆恩禮慎選而篤信之乃其所得者大槩可睹矣陳康伯葉禹陳俊卿虞允文皆不可謂非一時之選也內不失身上不誤國興可興之利而民亦不傷辨可辨之姦而主亦不惑會君之不迷幸敵之不競而國以小康至若周必大王十朋范成大楊萬里之流亦錚錚表見則抑文雅雍容足以緣飾治平而止絜之往代其於王茂宏謝安石李長源陸敬輿匡濟之宏才固莫窺其津涘卽以視郤鑒之方嚴謝宏微之雅量崔祐甫之清執杜黃裳之通識亦未可與相項背也下此則葉適辛棄疾之以才自命有虛願而無定情愈不足言矣推而上之朱

元晦張敬夫劉其父三君子者豈非曠代不易見之大賢哉乃懲姦邪之已淫故崖宇必崇而器使之途或隘鑿風波之無定故潔身念切而任重之志不堅正報讐復宇之名持固本自彊之道亦規恢之所及而言論之徒長其洗心藏密之神武若有不敢輕試者焉嗚呼能不爲亂世所熒而獨立不悶然且終爲亂世之餘風所窘而體道未宏德之孤宋之積漸以亂德者孤之也不得不孤而終不能不自孤其德則天下更奚望焉卽使孝宗三熏三沐進三君子於百僚之上亦不敢必其定命之訐謨廓清九有也嗚其摧抑之不深也則豈但三君子之足任大猷哉凡當

日之能奉身事主而寡過者皆已豫求尊俎折衝之大用
以蘄免斯民於左衽惟染以熏心之厲因其惕翫之謀日
削月衰坐待萬古之中原淪於異族追厥禍本王安石妬
才自用之惡均於率獸食人非但變法亂紀虐當世之生
民已也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如鳶之戾於天也魚之
躍於淵也各自得也壽考作人延及遐遠故周之衰也魯
衛多君子之器齊有天下之才乃以維中夏攘四夷延文
武之澤於不墜世胄之子不染患失之風崛起之英不抱
孤危之恤沈潛而能剛克不荏苒以忘憂彊毅而能宏通
不孤清以違眾言可昌而不表暴於外以淺其藏節可亢

而不過於絕物以廢其用後世可無傳書天地且從其志
氣作人者之用大矣不知出此而持申商之法以解散天
下之心而挫其氣囂然曰天下無才也然後天下果不能
有才也斯可爲痛哭者也

乾道元年和議再成宋與女直無兵革之爭者四十年論
者謂二主皆以仁恕宅心而天下咸被其澤嗚呼此偷安
之士難與慮始之民樂懷利以罷三軍而不恤無窮之禍
流俗之言一倡而天下交和夫孰能聽之哉宋之決於和
非孝宗之心也孝宗嗣立以來宴寢不忘者興復之舉豈
忍以割地終之完顏雍雄心雖戢然抑豈有厭足之欲顧

江左而不垂涎者故和者皆其所不得已而姑以息民爲名賢賢者從而信之交起而譽之不亦愚乎宋與女直相枕而亡其幾兆於此矣宋自秦檜持權摧折忠勇其僅免於死亡者循牆而走不敢有所激揚以徯國家他日干城之用諸帥老死而充將領者皆循文法避指摘之庸材其士卒則甲斷矛撓逍遙坐食抱子以嬉視荷戈守壘之勞如湯火之不可赴其士大夫則口雖競而心疲心雖憤而氣茶不肖者耽一日之娛嬉賢者惜生平之進止苟求無過卽自矜君子之徒談及封疆且視爲前生之夢如是則孝宗雖蹶蹕以興疾呼心亟固無如此充耳無聞者何也

故苻離小勦本無大損於國威而生事勞民之怨謗已喧
囂而起及其稍正敵禮略減歲幣下卽以此獻諛上亦不
容不以自安無可柰何而委之於命而一仆不能再起奄
奄衰息無復生人之氣矣女直之初起也以海上之孤軍
跳梁而不可禦駸駸而有中夏者恃其力之彊也以力立
國者興衰視乎其力至完顏亮之時梟雄之將敢死之兵
或老或死而存者僅矣逆亮又以猜忌之威虔劉其部曲
牽率以南犯者皆疲弱離心之下駟也故采石問渡虞允
文以不教之兵折之而有餘完顏雍雖爲眾所推實篡弑
也乘機委順徇眾志以藏身而幸保其富貴夫豈能秉鉞

一麾操生死以制人使冒白刃以馳蕩乎天下者眾胥曰
逆亮之毒我而藉爾以圖安也雍亦曰吾亦懲亮之佳兵
而安爾也遑問江左乎且以海濱穴處之眾淨寄於中華
衣錦含甘笙歌燕婉蕩其犢雛之心雍方四顧徬徨無可
託以騁雄心而窺江海則延首以待王之望之來與宋共
謀姑息無可柰何之情猶之宋也講敵國之禮得四州之
地爲幸多矣而抑又何求是則宋之爲宋也女直也女直
之爲女直一宋也相效以趨於銷鑠何賢乎而豈果有不
忍斯民之情使脫干戈以安衽席乎君爲之名曰吾以息
民也下之貢諛者僉曰息民者大君之仁也質質之民偷

且夕之安爭效其順曰吾君與當國者之能息我也汝欲
息而有不汝息者旁起而窺之一息之餘波流日靡大不
可息之禍亙百餘年而不息自其所必致者奚待禍之已
烈而始知哉乃害已烈而論者猶不知其兆先於此矣則
甚矣古今之積惑不可瘳也故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安
而忘戰其危可必況在危而以忘戰爲安乎女直則去其
故穴盡部落以棲苴於客土耽鹵獲之樂解驕悍之氣據
廣斥之中原無江淮之米粟其危也如彼宋則冀代之士
馬不存河山之險阻已失撫文弱之江東居海陬之絕地
其危也又如此危之不懲亡將何恃繫之苞桑猶恐不固

而繫之春華浮豔之卉艸奚待有識而後爲之寒心邪以
旣衰之女直而宋且無如之何則疆於女直者愈可知矣
以積弱之宋而女直無如之何則苟非女直固將能如之
何也女直一傾而宋隨以潰奇渥溫氏談笑而睥睨之俟
其羽翮之成而已羽翮成而復能以旦夕延哉使宋能深
入以伐女直則威伸於北方而踵起者亦有懼心宋不能
大逞志於女直而女直之兵不解則女直日習於戰而不
自弛其備卽使女直能窺宋而犯江淮宋亦知警而謀自
壯之略尙不至蒙古之師一臨而疾入於海以亡故兀朮
之南侵亟而岳韓劉吳之軍日增其壯迫之者激之成也

拓拔氏通好於齊梁宴坐雒陽緣飾文雅而六鎮寇起元
氏之族以赤驕之者陷之溺也乍然一息而國既危民且
終不保其生此有通者之洞觀非流俗之所得與知也

宋論卷十一終

宋論卷十二

船山遺書三十五

衡陽王夫之譔

光宗

孝宗急傳位於其子何爲者也春秋方盛國步未康廷無
心膺之臣子有愚蒙之質而遽以天下委之誠不知其何
爲者也以謂高宗崩哀慕切欲執三年之喪謝絕庶政日
奉几筵曾是以爲孝非其飾辭則愚甚矣古之宅憂於諒
陰者總百官以聽冢宰六官之常職無與聞耳至於宗社
安危生民生死大臣進退之大政則天子固居大位操大
權而不敢以先君之付畀委之人而孤致其哭踊且所聽

之宰抑必綽有餘裕於負荷之親臣夫豈不欲專致其哀哉盡道以盡孝初不相爲妨也況乎高宗之恩均於生我者惟其以天下授己也則所以慰高宗於冥漠者亦唯以社稷有主爲精爽之所憑依則孝宗之視天下也如視高宗亦殫心竭力以奠安天下而以報高宗者至矣若夫几筵之侍必躬必親則但不息心以燕處不分志於聲色罷昏祭之吉禮停慶賞之覃恩正自有餘日餘力以伸饋奠奚必塞耳閉目一不與物相接而後可終喪紀哉故以爲哀之至而不能復居天位者吾未之能信也夫身未耄倦而遽傳位於子以自處於一人之上於古未之前聞始之

者趙主父繼之拓拔宏而已矣斯皆蔑禮敗度以襲大位者也若高宗之內禪也則又有說己未有嗣而孝宗以久廢之宗支七世之疏屬拔之於幼冲膺元良之休命高宗年垂六十內禪時五十有七爲三代以後人君之所希有國無可顧命之宗臣一旦危病至而姦邪乘之不容不早防其變且於時女直寒盟兵爭復起衰年益餒抑無以支不固之封疆知孝宗之可與有爲也用其方新之氣以振久弛之人情則及身之存授以神器亦道之權而不失其中也自非然者天子者既至尊而無尚矣積累而上之又有人焉以俯而相臨則天位不尊而事權相錯持兩端者得起而

售其姦矣亦唯孝宗之猶堪負荷也故高宗得優游於琴
書花鳥之側而國事一無所問則兩宮之歡無有從中開
之非此而理亂安危不能盡釋諸懷抱小有箴砭遂授資
人以離開之隙基累者必傾棟隆者且撓大耄之嗟焚如
之咎必不能保其終矣又況光宗者愚頑之聲音笑貌手
載而下猶可想見其情形抑非有楊廣之姦可矯飾以欺
其君父則其不可以高宗之付已者付光宗灼然易見而
何造次之頃遽委神器於浮沈邪與子之法定於適長誠
大常之經矣然而漢武舍燕王且而立昭帝光武舍東海
王彊而立明帝卒以允臧則變而能通未爲失也晉武童

拒衛瓘之諫以立惠帝賈氏之惡以宜唐太宗徇長孫之請以立高宗武氏之禍以烈則守而不變未爲得也夫光宗之視晉惠差辨菽麥耳其於唐高猶在層累之下也孝宗卽守成憲而不以意廢置乎則輔以正人導以正學懲其宵小飭其宮闈迨及彌留之際簡德望之大臣受顧命而總百揆卽有雷允恭任守忠之內蠱無難施竄殛之刑光宗雖闇亦何至滅絕天彝貽宗社以阡危之勢哉教之無方也輔之無人也俟之不待其時也昏懦之習不察也悍妻之煽無聞也俄而使參國政矣俄而使卽大位矣己已處於貴而无位高而无民之地乃惡李氏而有廢之之

語嚙嚙於閒宮以激其悖逆豈非教不肖者以冥行乎苑
結而不永其天年亦自貽之矣高宗經營密勿者數十年
裁之以道審之以宜舉以授之於己己乃無所圖維急遽
以授不肖之子而坐視其敗孝宗之於孝也抑末矣汶汶
無擇與其在位之用人行政殊不相肖繇今思之誠不測
其何心意者嗣位之初銳意有爲而功墮不就故不欲居
此位也已久特以高宗在而不容釋甫在苦次迫欲脫屣
憤恥之餘激爲鹵莽誠然則亦惛惛悻悻非君子之度矣
在位二十七年民心未失國是未亂自可保遺緒以俟後
人之興功不自我成而能得守所付畀者卽其功也亦何

用此卜蹠爲也

朱子知潭州請行經界法有詔從之其爲法也均平詳審宜可以行之天下而皆準而卒不能行至賈似道乃竊其說以病民宋繇是亡而法終沮廢然則言之善者非行之善固如斯乎蓋嘗探其原而論之天下之理思而可得也思而不得學焉而愈可得也而有非思與學之所能得者則治地之政是已今試取一法而思之無形而可使有形無迹而可使有迹張之使大研之使密委曲經營卽若有可繪可刊之圖了然於心目如是者自信以爲至矣乃更端思之又有一成型者亦未嘗不至也則執其一以槩見

於施行其不盡然者必多而執其信諸心者堅人固弗能
辨也故思者利與害之交集也故曰殆也無已其學乎所
學者古之人屢言之矣古人之所言者亦既有行之者矣
然而言者非行也古人之行非我之行也我之行非天下
之所行也五味無定適五色無定文五音無定和律呂在
而師曠之調師延之靡也規矩在而公輸之巧拙工之撓
也古之人教我以極深研幾之學而我淺嘗而躁用之舉
天下萬民之情皆以名相籠而驅入其中故曰罔也所以
然者何也天下之思而可得學而可知者理也思而不能
得學而不能知者物也今夫名利則有涯矣數則有量矣

乃若其實則皆有類焉類之中又有類焉博而極之盡巧
麻之終身而不能悉舉大木之葉其數億萬求一相肖而
無毫髮之差者無有也而名惡足以限之必有變焉變之
餘又有變焉流而覽之一日夜之間而不如其故晴雨之
候二端而止擬一必然而無意外之差者無有也而數惡
足以期之夫物則各有情矣情者實也故曰先王以人情
爲田人情者非一人之思所能皆慮非古人之可刻畫今
人而使不出於其域者也乃極其所思守其所學以爲天
下之不越乎此求其推行而準焉不亦難乎今夫經界何
爲者邪以爲清口分之相侵越者乎則民自有其經界矣

而奚待於上先世之所遺鄉鄰之所識方耕而各有其塲
方穫而各計其獲歲歲相承而惡乎亂若其積漸匿侵自
不能理鄉鄰不能詰則以南北殊方乍來相涖之文吏唯
辭是聽睹此山川相繆之廣甸亦惡能以一日之聰明折
羣疑於不言之塊土乎徒益其爭而獄訟日繁智者不爲
也以爲辨賦役之相詭射者乎詭射者人也非地也民卽
甚姦不能沒其地而使之無形而地之有等等之以三等
之以九亦至粗之率耳實則十百其等而不可殫今且畫
地以責賦豪民自可詭於界之有經而圖其逸貧民乃以
困於所經之界而莫避其勞如之何執一推排之法而可

使均邪故均者有不均也以不均均而民更無所愬矣以爲自此而可限民之田使豪彊之無兼并乎此尤割肥人之肉置瘠人之身瘠者不能受之以肥而肥者斃矣兼并者非豪民之能鉗束貧民而彊奪之也賦重而無等役煩而無藝有司之威不可嚮邇吏胥之姦不可致詰於是均一賦也豪民輸之而輕弱民輸之而重均一役也豪民應之而易弱民應之而難於是豪民無所畏於多有田而利有餘弱民苦於僅有之田而害不能去有司之鞭笞吏胥之挫辱迫於焚溺自樂輸其田於豪民而若代爲之受病雖有經界不能域之也夫豈必陞其溝洫夷其隧塙而後

畸有所歸哉誠使減賦而輕之節役而逸之禁長吏之淫刑懲猾胥里蠹之恫喝則貧富代謝之不常而無苦於有田之民則兼并者無可乘以恣其無厭之欲人可有田而田自均矣若其不然恃一旦之峻法奪彼與此而不恤其安疲懦之民且匿走空山而不願受無已則假立疆畛而兼并者自若徒資姍笑而已若夫後世爲經界之說者則以搜剔民之隱田而盡賦之於是逐畝推求而無尺寸之士不隸於縣官嗚呼是豈仁人君子所忍言乎三代之制有田有萊萊者非果萊也有一易有再易易者非果易也畱其有餘以勸勤者使竭力以耕盡地利而無憂賦稅耳

今彼此相推而情形盡見塊泥珠粟無能脫也夫是之謂
箕斂也奚辭哉夫田爲姦隱不入賦額者誠有之矣婢妾
白竈之姦不足爲富人病也況仁君之撫四海者乎抑有
地本磽确而勤民以有餘之力強加水耕火耨之功幸歲
之穰而薄收者亦有溪江洲渚乍涌爲邱危岸穹崖將傾
未圯目前之鱗次相仍他日之沈圯不保者亦有昔屬一
家今分異主割畱橫互於山隈水曲而不可分疆場者若
此之類難以更僕而數必欲執一畫定之溝封使一步之
土必有所歸以悉索而徵及毫末李愷之盡地力用此術
也爲君子儒以仁義贊人君之德政其忍之乎是則經界

之弊必流爲賈似道之殃民仁邪暴邪問之天下問之萬
世必有審此者矣夫原本周官因仍孟子不可謂非學也
規畫形勢備盡委曲不可謂未思也乃抑思商周之天下
其於今者何如哉侯國之境土提封止於萬井王畿之鄉
遂采邑分授公卿長民之吏自鄴鄙之師至於鄉大夫皆
百里以內耳目相習土著之士爲利爲病周知無餘因仍
故址小有補葺而已定今則四海一王九州殊壤窮山紆
曲廣野浩漫天子無巡省之行司農總無涯之計郡邑之
長遷徙無恆乃欲懸一式以驅民必從賢智者力必不任
昏暴者幸以圖成在天則南北寒燠之異候在地則肥瘠

高下之異質在百穀則疏數穉壯之異種在疆界則陂陀
欹整之異形在人民則疆弱勤惰之異質在民情則愿樸
詭譎之異情此之所謂利者於彼爲病此之所欲革者彼
之所因固有見爲甚利而民視之如茶棘見爲甚害而民
安之如衽席學不可知也思不可得也言之娓娓行之汲
汲執之愈堅所傷愈大以是爲仁其蔽也愚而害且無窮
久矣故善治地者因其地而治之一鄉之善政不可以行
之一邑一邑之善政不可以行之一州一州之善政不可
以行之四海約畧其凡無所大損於民而天下固已大均
矣均之者非齊之也設政以驅之齊民固不齊矣則必刑

以繼之而後可齊也政有成型而刑必濫申商之所以爲
天下賊唯此而已矣若夫匹夫以錙銖之利設詐以逃惟
正之供則惟王者必世後仁之餘自輸忱以獻豈元后父
母所宜與爭論也哉以君子競小人之智以王章察聚斂
之謀以雞鳴夢覺所虛揣之情形以閉戶讀書所乍窺之
經史束四海兆民而入於圖續之中言之誠是也行則非
所敢也雖然亡慮也言此者未有能行之者也
君拒諫以宣欲臣嫉賢而獻諛其於正諫之士名之曰沽
名夫亦念名之所自生乎名者義之所顯也天下後世公
是公非之衡也有名可沽則名在諫者矣自處於不可名

之隱而以名授諫者使可沽焉其爲無道之尤也奚辭故
沽名者使人君知有名而不可干者也君非無名而沽者
無可沽矣雖然人臣以此事君而國又奚賴哉君有巨隱
大臣任之大臣不能言而後諫臣任之諫臣不能言而後
羣工下至士民皆可奮起而言之若夫羣然競起合大小
臣民言之恐後則首其議者蓋亦誠出於不容已而相踵
相附未問從違喧爭不已則其閒以沽名故喋喋相仍者
十有八九矣於是而激庸主姦臣以不相下言者且競以
削斥爲榮空國以去置宗社於姦邪之掌徒自獎曰吾忠
而獲罪之正人也則沽名之咎又奚追邪且夫君之過不

至於戕天彝絕人望猶可浣濯於他日則相激不下失猶小也若夫天倫之叙數人禽之界存於一綫一陷於惡而終無可逸是豈可雷同相競使處於無可解免之地者哉子之事其親也仁之發也卽義之恆也然豈以爲義在當孝而始孝乎其不孝者固非謂宜於不孝而孝非義也故稱說孝道於孝子之前者皆無當於孝子之心稱說孝道於不孝之前者亦無能動不孝之心無他可言者義之當然而惻怛內動網緼不解之忱固非言之所能及或其利欲熒之婦人宵小聞之奪其心以背其初志皆藏於隱微非可以言言者也故舜之孝也至矣蔑以尙矣而其以人

倫授契教民者曰敬敷五教在寬上不可以法繩其下優而游之乘罅而導之去其熒之閒之者以使自顯其初心則知悔者若吾訓以漸啟仁愛之天懷怙惡者抑不相激以成人倫之大變寬之用大矣哉而能以此導人主以全恩李長源而外難其人矣長源始用之肅宗繼用之德宗皆以父處子者也涕泗長言密移其情於坐論而不洩獨任其調停之責而不待助於羣言其轉移人主之積怨猶掇輕羽也乃至於肅宗事父之逆獨結舌而不言夫豈忘其爲巨慝而吝於規正哉力不與張良姊李輔國爭則言且不聽而激成乎不測之釁則弗如姑與含容猶使不孝

者有所惜而消不軌之心長源之志苦矣而唐亦苟安矣
嗚呼人君之忍絕其心公爲不孝以對天下而無怍者唯
光宗獨耳豈光宗者曠古彌今人貌禽心之無偶者乎於
是而畱正之咎不能逃矣叩閣牽衣百僚庶士之喧爭無
與弭之而委大臣之責以倒授之乃使甯宗之立不正韓
侂胄之姦得逞毒流士類禍貽邊疆其害豈淺鮮哉蓋閔
然羣起而爭者皆有名心非能以推己之孝成盡己之忠
者也正之所自處者諫不從則去而已去者名之所歸也
君益彰其不孝之名而已得潔身之名以去天理民彝爭
存亡於一閒而心膺大臣忍以覆載不容之名歸之君父

乎若以去言則光宗之不足相與爲荃宰灼然易見者也
知不可相而不去之於早其去也又且行且止反覆於郊
關以搖眾志舉動之輕適足資姦邪之笑久矣夫光宗之
惡非若劉劭之內威不可嚮邇者也悍婦宵人嚙沓而成
否塞正爲大臣上被孝宗之知遇內有兩宮太后之倚任
誠能忘生死以衛社稷而救人倫之數絕夫不有雷允恭
任守忠之家法乎楊舜卿陳源抑非有李輔國魚朝恩擁
兵怙黨之威得兩宮片紙竄逐在須臾之間爾而正不能
如其不能則畱身密語涕泣以道之從容以引之諱其大
惡於外而俾有可自新之路李氏雖悍而光宗易位不能

從中以起則固未嘗不可銜勒使馴者而正又不能如其
不能則姑已唐肅之逆猜嫌之甚南內一遷幾有主父之
危而朝廷不爲驚擾國方亂而不害其固存當是時也疆
敵無壓境之危宗室無窺覷之釁大臣無逼篡之謀草澤
無弄兵之變靜正之朝野自可蒙安於無事正乃無故周
章舍大臣之職分其責於百僚招引新進喜言之士下逮
太學高談之子一鳴百和呼天籲地以與昏主妒后爭口
舌之短長不勝則相率而奔如烈火之焚身須臾不緩此
何爲者哉昏悖之主固將曰吾不孝之名大臣已加我矣
羣臣已加我矣海內士民莫不加我矣無可謝於後世矣

卽以身試危機就兩宮而見幽廢人且曰非吾之能事吾親也舉國之人以大義束我而使修寢門之節倚廬之文也惡不可浣而惡用浣爲彼分崩而去者自少味而反奚所恤而不任吾之高臥哉於斯時也張皇失據者若有大禍之在旦夕而不知其固無妨也疑愈深人心愈震而後易位之策突起以詫再造之功揆其所繇非正使然而孰使然乎人而與人爭名名得而實已虧矣大臣而與君爭名名在己而害在國矣況君子而與至不肖之人爭名爭其所不待爭而徒啟其爭爲愈陋乎一諫一去又惡足以增益畱正君子之名哉故以正爲宗社計非也宗社尙未

有危危之者正之倡眾以去國也以正爲大倫計尤非也
光宗之不孝光宗自致之正莫能救之竈宗之不孝背父
以立則正實使之然也且使盈廷呼號奔散之後光宗懼
而就苦次以執喪其於不孝之名十不能減其一二不孝
之實百不能救其毫末正乃引以自居曰此吾帥眾以爭
之力也則謂之曰沽名亦非求全之毀矣奚以知大臣之
能盡其道哉不倚諫臣以興雷同之議則體國之誠至矣
奚以知諫臣之能盡其職哉不引羣臣士庶以興沸騰之
口則直道之行伸矣若畱正諸人者任氣以趨名氣盈而
易竭有權而不執有幾而不審進退無恆而召物之輕生

死累懷而不任其害宜乎其爲庸主俾后奄人所目笑而
不恤其去畱者也

宋論卷十二終

宋論卷十三

船山遺書二十五

衡陽王夫之譏

甯宗

趙忠定不行定策之賞致韓侂胄趙彥逾之怨竄死湖湘國乃危亂或謂金日磾不受擁立之封內吉不言護養之勞此君子之高致不宜以望小人薄酬以厭二豎之欲國庶以靖嗚呼是豈足以知忠定之心哉忠定之言曰身爲貴戚之卿侂胄爲椒房之戚宜勞於國不宜膺賞此其可以言言者也乃若中心內蘊有必不可策功賞者則不可以言言者也光宗雖云內禪其實廢也**甯宗**背其生父

正其不孝之罪而急奪其位且以扶立者爲有大勳勞而報之天理民彝其尙有毫髮之存焉者乎甯宗以是感侂冑而重任之加以不貲之榮寵人知光宗之不孝而不知甯宗之不孝尤倍於光宗忠定其忍以此自待忍以此待其君乎甯宗之立忠定處於不得已之勢無可曲全而行非常之事揆其所自非事勢之必然甯宗正爲之耳於斯時也廷臣空國而逃太學捲堂而噪都人失志而驚乃亦何嘗至此哉光宗絕父子之恩誠不足以爲人君而以視唐元武之戈南宮之錮猶爲末減以害言之唐且無宗社之憂而況於宋方其時外戚無呂武之謀支庶無七國八王

之釁李氏雖逆而無外援楊舜卿陳源雖姦而無兵柄徒以舉國張皇遂若有不能終日之勢迫忠定以計出於此而忠定之心滋感矣所冀者甯宗而有人之心邪婉順以事父母而消其嫌隙抱媿以臨臣民而勤於補過塗飾以蓋君父之愆隆恩以報孝宗之德則甯宗可無疚於天人忠定亦自安其夙夜此之不務施施然佩扳己者以爲德獎廢父者以爲功若奪拱壁於盜賊之手而勒其勳勞於旂常以告天下則忠定之生不如其竄死宋室之安不如其瀕危矣何也無君有君而父子之倫必不可滅也桀無道而湯代以興猶曰慙德父爲桀子爲湯爲之臣者居割

正之功以徼榮利是可無慙則其違禽獸奚遠哉褚淵沈約之所不敢爲而爲君子者忍之邪夫忠定不欲以禽獸自處不敢以禽獸處君且不忍以禽獸處同事之勞人厚之至也顧不能以此言告人者一出諸口而甯宗卽無以自容也故曰心滋戚矣然則忠定之爲相者何也曰相非賞功之官也忠定旣決策造非常之舉扶危救弊惟其任而不可辭也光宗無釋位之心李后有驕橫之力嗣主童昏姦回充塞弗獲已而引大任於躬生死之不謀而又何多讓焉舍忠定而他求爲耆舊者則墮正爾時艱則逃之江上事定則復立廷端其不足以規正宮闈警服羣小也

久矣正而可任也亦何至倒行逆施以致有今日哉其復起也聊以備員而已矣然則其朱子乎忠定則已急引而晉之與其圖宗社矣資序未及而進以漸其常也賢者之所可受也拔之於儔伍躋之於上位唯英主之獨斷非大臣之自我而專之抑賢者所必不受也升居館閣以俟嗣已而興則亦唯已既相而後志可伸也利有所不徼害有所不恤嫌有所不避怨有所不辭昭昭然揭日月而行之何足以議忠定哉

小人蠱君以害善類所患無辭而爲之名曰朋黨則以鉗網天下而有餘漢唐以降人亡邦瘁皆此之繇也而宋之

季世則尤有異焉更名之曰道學道學者非惡聲也揭以爲名不足以爲罪乃知其不類之甚而又爲之名曰僞學言僞者非其本心也其同類之相語以相誚者固曰道學不言僞也以道學爲名而殺士劉德秀京鏗何澹胡紘等成之韓侂胄尸之而實不自此始也高宗之世已有請禁程氏學者迨及孝宗謝廓然以程氏與王安石並論請禁以其說取士自是而後浸淫以及於侂胄乃加以削奪竄殛之法蓋數十年蘊隆必洩之毒非德秀等突起而遽能然也夫人各有心不相爲謀諸君子無傷於物而舉國之狂狷如此波流所屆乃至近世江陵踵其戾氣奄黨襲其

炎威也又如此察其所以蠱惑天下而售其惡者非彊辨有力者莫能也則爲之倡者誰邪揆厥所繇而蘇軾兄弟之惡惡於向魑久矣君子之學其爲道也律己雖嚴不無利用安身之益涖物雖正自有和平溫厚之休小人之傾妬亦但求異於國事之從違而無與於退居之誦說亦何至標以爲名惑君臣朝野而其相排擯哉蓋君子之以正人心端風尙有所必不爲者淫聲冶色之必遠也苞苴賄賂之必拒也劇飲狂歌之必絕也詖諧調笑之必不屑也六博投瓊流連晝夜之必不容也緇黃遊客嬉談面諛之必不受也凡此者皆不肖者所耽而求以自恣者也徒以

一廁士流而名義相束君子又從而飭之苟踰其閑則進不能獲令譽於當官退抑不能以先生長者自居於士類狂心思逞不敢自遂引領而望曰誰能解我之桎梏以兩得於顯名厚實之通軌哉而軾兄弟乘此以興矣自其父洵以小有才而遊丹鉛之壘弋韓愈之章程卽曰吾韓愈也竊孟子之枝葉卽曰吾孟子也軾兄弟益之以汜記之博飾之以巧慧之才浮游於六藝沈湎於異端倡爲之說曰率吾性卽道也任吾情卽性也引秦觀李廌無行之少年爲之羽翼雜浮屠黃冠近似之卮言爲之談助左妖童右遊妓猖狂於花月之下而測大易之旨掠論語之庸以

性命之影迹治道之偏端文其耽酒嗜色佚遊宴樂之私
軒然曰此君子之直道而行者也彼言法言服法服行法
行者皆僞也僞之名自此而生矣於是苟簡卑陋之士以
爲是釋我之縛而遊於浩蕩之宇者欲以之遂而理卽以
之得利以之享而名卽以之成唯人之意欲而出可爲賢
臣處可爲師儒人皆仲尼而世皆樂利則褰裳以從若將
不及一呼百集羣起以敵君子如仇讐斥道學如盜賊無
所憚而不爲矣故謝廓然之倡之也以程氏與安石並論
則其所推戴者可知矣視伊川如安石者軾也廓然曰士
當信道自守以六經爲學以孔孟爲師夫軾亦竊六經而

倚孔孟爲藏身之窟乃以進狹邪之狎客爲入室之英暹
北里之淫詞爲傳心之典曰此誠也非是則僞也抑爲鉤
距之深文謔浪之飛語搖闔君以逞其戈矛流濫之極數
百年而不息軾兄弟之惡夫豈在其驪下哉姑不念其狐
媚以誘天下後世之悅己者乃至裁巾割肉東坡巾東坡肉爭庖
人縫人之長辱人賤行之至此極乎眉山之學不熄君子
之道不伸禍訖於人倫敗貽於家國禁講說毀書院不旋
踵而中國淪亡人胥相食嗚呼誰與衛道而除邪慝火其
書以救僅存之人紀者不然亦將安所屆哉

孝宗升祔趙丞相議祧僖宣二祖毀其廟朱子力爭以爲

非繇此觀之朱子之講祭法也不用漢儒之說刻畫周制
禁後王之損益多矣漢儒之言周制周固未盡然也說周
制者曰天子七廟太祖一也文武二世室三也自禘至高
祖四世而已遞祔遞祧高祖以上則撤榱桷更新之抑考
周公定禮之日武王已升祔矣上至太王四世已訖而云
上祀先公自組紺以上至於公劉則與壇墠無禱乃止去
墠爲鬼之說顯相背戾故六經之文不言毀廟周公之遺
典孔孟之追述未有異也言毀廟者漢儒始之鄭元王肅
互相競諍或七或九或云藏之祖廟或云瘞之階閒洵使
其然後王尙可損益況其不然何爲安忍哉古之有天下

而事其先者必推其所自出立太祖之廟非漫然也古之天子自諸侯而陟其上世以元德顯功既啟土受封而有社稷之事矣則或守侯服或膺大位屈伸之間其爲君一也有天下而非驟享其榮失天下而不終絕其食則自太祖以後世守其祀綿延不絕情以相引而升理以相沿而格而閒其中斷其續則四世之祖上承太祖所亦遼闊而不相爲紹互塞陵躡精氣不聯其所以事太祖者亦蒼茫恍忽而不信之以心矣若曰繼世之君雖承大位而德不足以享無涯之位則子孫之事其先唯所評隲而生我之德不足以當一獻之恩固非人心之所忍自信也況乎近

者非無失德遠者或有累仁固未可芟夷先世之休光置
若行路矣且其言曰壇墠有禱則祭無禱則止禱而能庇
佑及我者必其精爽之在希微固有存焉者也精爽未亡
待有禱而後詔之山川土木之神且將厭惡而況一本相
嗣子孫之於先祖乎又其說曰誠之所至祭乃可通五世
以上生不相及情不相慕雖仁人孝子居崇高之位度其
精意不能昭格無事以虛文爲致孝此抑非也情文之互
相生起也久矣情生文者文爲輕文生情者文爲重思慕
篤而祭行焉情生文者也思慕易忘而因昭格之頃感其
洞洞屬屬之心以思成而不忍斃文生情者也故禘所自

出之帝祖其始封之君思慕不逮而洋洋如在者百世如
且夕焉祭之爲用大矣而惡可以情所不逮遂棄其文邪
且夫繼世之君非必有聿追之忱矣中材之主知有禩而
不知有祖其在下愚則方在殯而情已睽其抑將並虞祔
之祭問其情之奚若而後行乎天子之祀靡所不通名由
夫川百神之享身未履其域心未諳其實遙聞以耳因循
以舊柴祭沈狸未嘗廢也奚徒其祖而以遠不相知澹忘
若非有也三代以降與子法立親親之道尙於尊賢士以
事其先祖下以傳其子孫仁至而義行焉一也自身以下
傳之子傳之孫傳之曾元以放神器攸歸無所限止徒於

其祖遠而斥之壇墀橫於四世以上太祖以下爲之割絕
何其愛子孫者無已而敬祖考者易窮度及此能勿慘怛
於中乎嗚呼一代之興傳至五世七世祚運已將衰矣百
年內外且有滅亡之憂一旦天不佑而人不歸宗廟鞠爲
茂草子孫夷乎輿阜陌紙杯漿無復有過陵園而洒涕者
乃此國步尙康之日惜錙銖之牲帛憚一日之駿奔倡爲
以義裁恩之說登屋椽削棄主土壤不待仁人孝子而可
爲寒心者矣漢儒之叢喙以爭言禘言毀奉一若信若疑
之周制割人心不忍背之恩固君子所撫心推類而惡聞
其說者也漢高之祀止於太上皇或其先世之弗傳也光

武之親廟止於四世以其承漢之大宗也抑叔孫通曹褒
保殘守陋不卽人心而以天下儉其親也惡足以爲萬世
法哉四世以上相承而紹統者爲祖禰之所自出則親無
與尙矣保世滋大以君萬邦則尊無與尙矣親至而不可
諛尊至而不可詘曾不得與井竈之神貓虎之魅厯百世
而享一朝之報乎稽之聖訓未有明文周道親親其不然
也必矣天子有禘諸侯有祫大夫士有饋食庶人有薦降
殺因乎其分而積累弗絕者因乎其情則後世無毀廟而
同堂異室以儉而可久順人情合天理聖人復起當無以
易也朱子之欲復斯世於三代言之詳矣獨於祧廟之說

因時而立義誠見其不忍祧也則後之言禮者又胡忍以喋喋辯言導人主以薄恩邪

韓侂胄立偽學之禁以空善類其必不兩立者畱趙二相其次則朱子也蔡季通隱處論學未嘗持清議以譏朝政未嘗作詞章以斥權姦其於侂胄遠矣乃朱子雖罷猶得優游林泉爲學者師而季通獨嬰重罰竄死遐方且爲之罪名僞不足以盡之而斥之曰妖夫真與僞難誣者心而可倒者言也真者僞其所僞僞者僞其所真相報以相誣而名亦可立今所講者日用彝倫之事而題之曰妖雖佞人之口給其能無據而恣其狂詞哉蓋季通亦有以取之

而朱子於此亦不能無惑矣侂冑之深怨朱子者以爭殯宮故也當是時侂冑勤勞方著惡蹟未彰卽欲防其姦而斥遠之亦無可施其憲典唯殯宮一議足以傾動宮府置諸不赦之罪王孝先以加諸丁謂而俯首以死海濱者此而已矣今朱子之言曰不爲宗社血食久遠之計侂冑之奪魄寒心與朱子不竝立之勢成矣朱子旣以此爲侂冑罪而抑請廣詢術人以求吉地其所欲詢者誰也蔡神與以葬師爲世業季通傳其家學而參之理數以精其說推崇邵氏以與濂雒相抗是季通者儒之淫於小道而爲術人之領袖者也殯宮之吉否朱子未能知之而季通自謂

知之宋子卽知而亦以季通之術知之然則其云術人者蓋有季通之徒挾術思售而季通隱主其取舍也禮曰假於時日卜筮以惑民者殺則挾指天畫地之說以撓仁人孝子之心者謂之曰妖亦奚不可哉此季通所以授小人以名而使戕士類誠有以致之故早自知其不免於禍誠哉其不可免也嗚呼學君子之學使小人得加以惡名而不能辭修遯世無悶之德而情移於吉凶覆以與凶相觸而危其身處亂世之末流正學衰邪說逞流俗之好尙易以移人苟欲立於無過之地履坦道以守貞者可襲其身心以殉游食者之言而自罹於咎哉夫道之與術其大辨

嚴矣道者得失之衡也術者禍福之測也理者道之所守也數者術之所窺也大易卽數以窮理而得失審小術託理以起數而禍福淫審於得失者喻義之君子淫於禍福者喻利之小人故葬也者藏也仁人孝子不忍暴其親之形體而藏之也知慎此而已矣而喻利之小人舍死者之安危就生人之利害則彝倫斲而天理滅矣今有人焉役其父母之手足飾其父母之色笑以取富貴則鮮不以爲禽獸矣身已死骨已寒乃欲持此以求當於茫茫之土而希福焉則是利其死以徼非望之獲爲君子者何忍出於此邪且夫以禍福言而其說之妄亦易知矣自古有天下

而祚永者莫周若也諸侯世其國大夫士世其祿傳家之
永者亦莫周若也攷之於禮有墓大夫以司國君之墓有
墓人以司卿大夫之墓正始祖之兆域於上而後世以昭
穆序葬於東西非有擇於形勢也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
夫三月士踰月春秋雨不克葬日昃而葬非有擇於時日
也而血食之長子孫之庶後世莫能及焉豈徒後世之士
能以福澤被其尸而施及子孫乎祈天永命者德也保世
滋大者業也內政修外侮禦而宗社必安君不漁色后不
妬忌而子孫必眾推以及乎士庶厚以傳家勤以修業則
福澤自遠舍此不務而以所生之骨骼求大塊之榮施仁

者所不容尤智者所不齒也小人之欲售其術也必詭於道以惑君子故爲葬師之言者亦竊理與氣之迹似以藻幌之而君子坐受其罔乃亂道者道之所必窮故京房之諫邪佞非不正也而爲倖臣所困郭璞之折筮逆非不義也而爲權姦所殺妄言天者天所不覆妄言地者地所不載侮陰陽者陰陽之災必及之房與璞之窮自窮之也充其說以浸淫於後世於是而有委之野而不葬以濯水火之災者矣於是而已葬復遷割析之焚烈之以極乎慘毒者矣導天下以梟獍之惡而以獲罪於天卒隕其世者接踵相繼夫君子方欲闢異端以閑先聖之道柰之何尸瑣

陋之術曾不足以望 端之後塵者公言於朝廷姑試之
君父也以季通之好學深思也於以望道也近矣而其志
亂其學淫卒以危其身於桎梏爲君子者不以一眚喪其
大德可弗慎哉可弗慎哉

言期於相勝而已邪則言之非難也是之勝非直之勝曲
正之勝邪操常勝之勢揆之義而義存建以爲名而名正
何患乎其不勝哉故言之也無所復屈其或時不能用覆
以得禍而言傳於天下天下感之言傳於後世後世誦之
其殆貞勝者乎貞勝則無患其不勝矣雖然勝者勝彼者
也彼非而勝之則勝者是矣彼曲而勝之則勝者直矣彼

邪而勝之則勝者正矣是勝者僅以勝彼也非貞勝也且夫立兩說而衡其得失有定者也就一事而計其初終有恆者也然而固無定而無恆也特以庸主佞臣之所陷溺而其爲失也天下交起而憎惡之已而又有不然者天下又起而易其所憎惡故一事之兩端皆可執之以相勝然則所以勝者之果爲定論乎定論者勝此而不倚於彼者也定論者隨時處中而自求之道皆得也斯則貞勝者也故言者以此而扶天下之危而定其傾皆確乎其有不拔之守推而行之皆有不匱之業不僅以勝彼者取天下後世之感誦而言皆物也故曰君子之言有物也物也者實

也言吾之是非以折彼之非言吾之直非以辨彼之曲言
吾之正非以爭彼之邪故曰訐謨定命遠猶辰告惟其有
定故隨時以告而猶皆以致遠斯以爲謨之訐者也宋自
南渡以後所爭者和與戰耳當秦檜之世言戰者以雪讐
復宇爲大義則以勝檜之邪也有餘當韓侂胄之世言和
守者以固本保邦爲本計則以勝侂胄之邪也有餘於是
而爲君子者不遺餘力而言之以是而忤權姦獲罪罟而
其理之居勝者煌煌奕奕莫有能揜之者矣乃誠如其言
細秦檜而授之以兵柄其遂能雪讐復宇邪抑否也斥侂
胄而授之以國政其果能固本保邦邪抑否也奚以知其

未之逮也其言也至於勝檜與侂冑而止而既勝之後茫然未有勝之之實也執檜之說則可以勝侂冑矣檜未嘗不以固本保邦求當於君也執侂冑之說則可以勝檜矣侂冑未嘗不以雪讐復宇冒言於眾也反檜而得侂冑反侂冑而又得史彌遠持之皆有故號之皆有名而按以其實則皆義之所不許名之所不稱故檜死和議不終苟離之師先侂冑而沮敗侂冑誅兵已罷宋日以坐敝而訖於亡無他操議者但目擊當國者之非遽欲思反而退求諸己所以扶危定傾之實政足以勝彼而大服其心使無伺我之無成以反相嗤笑者一無有也不世之功豈空言相

勝之可坐致乎侂冑倡北伐之謀而岳飛之恤典行秦檜之惡諡定彌遠修講好之說而趙汝愚之孤忠顯道學之嚴禁弛是宜足以大快人心者而人心益其危懼徒相勝者一洩而無餘天下亦何恃此清議哉嗚呼宋自仁宗以後相勝之習愈趨而下因以相傾皆言者之氣矜爲之也始以君子而求勝乎小人繼以小人而還傾君子繼以君子之徒自起相勝繼以小人之還自相勝而相傾至於小人之遞起相傾則竊名義以大相反戾而宗社生民皆其所不恤乃其所竊之名義固卽前之君子所執以勝小人也言何容易哉言而不自省於心爲己之所有餘則是

之與非曲之與直正之與邪其相去也不遠何也義在外則皆襲取以助氣之長者也故君子知爲之難而言之必訥豈懸一義以爲標準使天下後世爭誦之遂足以扶三綱經百世無所疚於天人乎熟慮之於退思進斷之於密勿舍之而固有所藏用之而實有所行持至是之術充至直之用盡至正之經有弗言也言之斯可行之經之緯之幹之旋之道備於己功如其志則姦邪之異己者不能攻相傾者不能竊斯以爲貞勝也矣

唐之中葉禍亂屢作而武宣之世猶自振起禦外侮修內政有可興之幾焉宋則南渡以後孝宗欲有爲而不克嗣

是日嬴曰茶以抵於亡非其主之狂惑如唐僖懿比也唯其當國大臣擅執魁柄者以姦相傾而還以相嗣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躡迹以相剝繇辨及膚而未嘗有一思效於國者閒之也然而抑有辨焉春秋之法原情定罪以爲差等同一惡而罪殊同一罪而法殊樂書荀偃不與公子歸生均服汙瀦之刑齊之滅紀晉之滅虜不與衛燬滅邢等膺滅同姓之誅知此然後可以服小人之心而元惡無所分咎抑君子以馭小人處置有方足以弭其惡而或收其用衡有定而權可移權不可移則衡弗能爲準也夫然則取史彌遠而等之三凶未可也且取韓賈二豎而

等之秦檜抑未可也秦檜者其機深其力驚其情不可測其願欲日進而無所訖止故以俘虜之餘而駕耆舊元臣之上以一人之力而折朝野眾論之公唯所誅艾藉其有子可授而天假以年江左之提封非宋有也此大憝元凶不可以是非槩論者也韓侂胄賈似道狹邪之小人耳託宮闈之寵乘閒以竊權心計所營不出於納賄漁色驕蹇嬉遊之中上不知有國之瀕危下不知有身之不保其挑釁開邊重斂虐民者皆非其本志獻諛之夫爲之從與以分微幸之榮利彼亦懵焉罔覺姑且以之爲戲則抑揚國忠王黼之儔而固不如檜之陰慘也然以之而亡人之國

有餘矣夫彌遠則固有不然而者其一擅置君之柄以私怨黜濟王竑而立理宗非竑宗意也然竑宗亦有以致之而竑亦自有以取之也仁宗之立英宗也與韓魏公密謀之韓公且不敢誦言其名以須仁宗之獨斷高宗之立孝宗也以秦檜之挾權罔上而不能與聞其事竑宗則一任之彌遠而已無所可否虛懸儲位以聽彌遠之游移彌遠懷變易之心然且密屬余天錫鄭清之以徐察其德性非若王莽梁冀貪立童昏以爲竊國地固欲遠己之害而不忘措國之安等爲支庶而理宗之靜固賢於竑之躁也是可原也其一侂冑之首以媚女直損國威而弛邊防也然

誅止侂冑而不及將領密謀預備固未忘北顧之憂非若秦檜之陷殺人宗族而盡解諸帥之兵大壞軍政粉飾治平延及孝宗而終莫能振也其一進李知孝梁成大於臺省以攻真魏而二公之進彌遠固推轂焉及濟邸難行二公執清議以置彌遠於無可自全之地而激以反噬禍福生死決於轉移之頃自非內省不疚者未有不決裂以逞而非堅持一意與君子爲難無故而空人之國者也故彌遠者自利之私與利國之情交縈於衷而利國者不如其自利是以成乎其爲小人平情以品隲之其猶在呂夷簡夏竦之間以主昏而得逞故惡甚於呂夏乃以視彼三凶

者不猶愈乎君子之道以人治人者也如其人以治之則
誅賞之法允如其人治之而受治則駕馭之道得不然任
一往之情見天下無不可殺之小人反激而成鼎沸之朝
廷此漢唐以來亂亡之階也而奚足尚哉故使明主秉鑒
於上大臣持正以贊之而酌罪以明刑則唯秦檜者當其
履霜而早謹堅冰之戒自虜來歸巧行反閒其膺上刑不
宜在宋齊愈之下蓋其陰鷲之才抑之而彼自伸遠之而
彼自近嚴以制之而不敵其懷蠱之毒柔以化之而適入
其網阱之中則非服上刑莫之能戢若侂冑似道則世固
不乏其人矣不投以權則亦與姜特立張說均爲佞幸弗

宋論卷十三
能爲天下戎首也若彌遠則弊之使正導之使順損其威
福錄其勤勞邪心不侈而尺効可收固弗待於迸逐而惡
不及於宗社馭之之術存乎其人而已矣秦檜擅而趙鼎
張浚不能遏侂冑專而趙汝愚畱正不能勝似道橫而通
國弗能詰君子之窮也當彌遠之世君子未窮而自趨於
窮亦可惜也夫亦可惜也夫

宋論卷十四

船山遺書二十五

衡陽王夫之議

理宗

濟王竑之死真魏二公力訟其冤責史彌遠之妄殺匡理宗以全恩以正彝倫以扶風化戇哉其言之也弗得而訾之矣雖然言之善者善以其時也二公之言此也不已晚乎潘壬誅湖州平濟王之於此也危甚彌遠積恨而益之以懼理宗隱憂而厚用其疑夫誠欲全竑以敦厚道固當乘其未卽殺竑之時迪天良以詔理宗明大義以告彌遠擇善地簡守令以護竑而俾遠於姦人則竑全而理宗免

殘忍之愆如其不聽引身而退無可如何而聊以自靖君子之道如斯而已竝旣殺矣復其王封厚其祭葬立嗣以世奉其祀皆名也塗飾之以掩前愆非果能小補於彝倫也而竝之受誣旣白則彌遠擅殺宗親之罪不可追彌遠之罪不赦則必追論其廢立之惡以爲潘壬昭雪追論廢立之非則理宗不可無所受命聽彌遠之扳己而遂爲天下君引其端者必竟其緒以此而望之庸主與不合之臣其將能乎夫潘壬之起其禍亦酷矣使李全如壬之約舉兵內嚮則與何進之召董卓也奚殊宋之宗社不一旦而糜爛也幾何哉天下方岌岌焉而我咎旣往以起風波言

則善矣抑將何以保其終也夫以茲先之以避匿繼之以
入告而討壬謂其無心爭立而終可無他者非也李嗣源
爲亂兵劫以同反嗣源跳出會師以討反者亦未嘗遽與
同謀不思自拔而其後竟如之何也茲之始亦與壬有勿
傷太后及官家之約矣李全不至閔然起者皆太湖漁人
知事不成而後改圖入告以勢爲從違非以義爲逆順茲
可弗殺而豈必其不可殺乎若夫廢立之故甯宗汶汶而
委之彌遠當其時亦未有昌言爲茲定策者且茲之不足
以爲人子卽不足以爲人君西山亦旣知之矣均之爲宗
支也以族屬言則更有親焉者以長幼言則更有長焉者

知其不可而更易之於未冊立之前非奪適亂宗道法之不可易者也均可繼而擇之也唯其人理宗無君人之才而猶有君人之度茲以庶支入嗣拒西山之諫而以口舌筆鋒晚彌遠而欲致之死其爲躁人也奚辭躁人而能不喪其七鬯者未之前聞孝宗之銳志恢復爲皇子時非無其志秦檜乘權而緘默以處岳飛入見交相信愛抑視其死而不爭乃至李林甫之姦迫脅肅宗憂生不保形容槁悴妃孕而欲墮之然不敢斥林甫之姦以恤投鼠之器爲人子者道固然也梁昭明小有同異而懷鬱以死戾太子致恨江充而身膺國刑茲曾不察而忿戾形於聲色且以

未受誓命之國儲延眇宮車之晏駕以逞志於君父之大
臣見廢固其宜也潘壬亂人耳名曰義舉何義哉匹夫不
逞挾賊興戎茲弗能遠則其死也較之子糾尤爲自取其
視涪陵廢錮背約幽冥推刃同氣者不愈逕庭乎君子於
此姑置之可也彌遠病國之姦欲爲國而斥遠之也不患
無名乃挾此爲名伸竝以抑彌遠則彌遠無所逃其死理
宗亦不可居人上已論伸而國惡彰將孔子爲司寇掌國
刑亦必追季氏逐君之惡俾定公不安其位而後變魯以
至道哉言不可以無擇情不可以不平奉一義以赫赫炎
炎而致人於無可容之地豈非君子之過與

白史彌遠矯韓侂胄之姦解道學之禁褒崇儒先而請諡
請贈請封請錄子孫請授山長有請必得迄於蒙古渡江
且夕垂亡之日而不輟儒者之榮也嗚呼以此爲榮而教
衰行薄使後世以儒爲羶而儒爲天下賤胥此啟之也夫
君子之道異於異端者非徒以其言以其行也非徒以其
行以其心也心異端之所欲行異端之所尙以表章儒者
之言而冀以動天下之利於爲儒則欲天下之弗賤之也
不可得已古之治教統於一君師皆天子之事也天子建
極以爲立教之本而分授於司徒師保司成皆設官以任
教非因其能教而寵之以官人習於善士習於學學成而

習於教各盡其職分之所當爲無假於寵而抑豈人爵之
所能寵哉周衰教弛而孔子不用於天下乃以其道與學
者修明之不得已而行天子之事以紹帝王之統故上不
待命於宗周下不假權於魯衛其沒也哀公以下大夫之
禮誅之曰尼父而無謚子思自列於士而無世官非七十
子之不能請而哀公缺於尊賢也君子之道行則以治邦
國不行則以教子弟以治邦國則受天位而治天職以教
子弟則盡人道以正人倫其尤重者莫大於義利之分受
天位者利之所歸而實義之所允極乎崇高而非有所讓
盡人道者義之所慎而必利之所遠世雖我貴而必有所

不居崇廉恥謹取舍導天下以遠於榮利俾人知雖在衡
茅而分天降下民寵綏以善之重任斯孔子所以德逾堯
舜而允配乎天也孔子沒七十子之徒學散而教淫於是
有異端者興若田駢惠施之流道不足以勝天下之賢智
乃假借時君之推尙以誘人之師已故齊王欲以萬鍾養
弟子而孟子斥爲壘斷之賤夫退而著書以開來學其視
世主之尊禮如塵垢之在體而浣濯之唯恐不夙存義利
之大閑而後不辱君子之道嚴哉舜蹠之分其不容相涉
久矣老子之學流而爲神仙其說妖其術鄙非得勢不行
也故文成五利之於漢寇謙之之於拓拔氏趙歸真柳泌

之於唐王老志林靈素之於宋錫以師號加以官爵沒而
祀之而後天下之趨黃冠也如鶩浮屠之學流入中國其
說織其術悖非得勢不行也故佛圖澄之於石虎鳩摩羅
什之於苻堅寶誌之於梁智顛之於隋乃至禪學興而五
宗世繼擅名山之利者必倚詔命錫以金紫寵以師號沒
而賜以塔廟加以美諡而後天下之趨緇流也如鶩柰之
何爲君子儒者一出登朝急陳其所師者推爲教主請於
衰世之庸君姦相徼一命以爲輝光與緇黃爭美利而得
不謂之辱人賤行乎夫君子之道宏傳奕世非徒以迹美
而名高也使後起之君相知之真行之力學其所學以飭

正其身行其所行以治平其天下則曠百世以相承而君子之志得矣如其不能而徒尙以名則雖同堂而處百拜以求登之於公輔而視之無異於謁夫祿之以萬鍾而視之無殊於草芥則身沒以後片語之褒一官之命以廷叩鐘漠乎其不相應也爲之徒者弗能推此志以尊其師而營營汲汲伏伺於輦轂奔走於權門追其得之乃以驕語於儔伍身辱者自取之也辱其所師以辱道不已甚乎夫爲此者之志大可見矣志之未壹也業之未崇也大義弗能服躬也微言弗能得意也委瑣因仍以相授受者非浸淫於異教則自比於蒙師所恃以自旌於里塾曰吾理學

之正傳推所淵源而天子尊之矣天下其何弗吾尚也非是則豐屋之下三歲而不覲一人其爲儒也亦鮮味矣耀枯木之餘燄續白日之光輝故朱子沒而嗣其傳者無一人也是可爲長太息者也理宗之爲理也未矣則朱門之儒爲山長者愈不足道矣宜其借光於史彌遠賈似道之竈場也

會女直以滅契丹會蒙古以滅女直旋以自滅若合符券懸明鑑於眉睫而不能知理宗君臣之愚不可瘳通古今天下未有不笑之者也雖然設身以處之理宗之應此也亦難矣會女直以滅契丹非女直之爲之也女直無藉援

於宋之情亦無遽思吞宋之志童貫聽趙良嗣閒道以往
約而後啟不戢之戎心使宋閉關以固守則女直不能測
宋之短長以思凌奪且宋之於契丹也無君父之讐則援
而存之以爲外蔽亦一策也不此之慮而自挑之其咎無
可委也會蒙古以滅女直則宋未有往迎之心而王檝自
來其勢殊矣蒙古之蹂女直也聞之則震當之則靡左馳
右突無不逞之願欲其將渡河而殄絕之豈待宋之夾攻
而後可取必然且閒道命使求之於宋者其志可知矣女
直已歸其股掌而涎垂及宋殆以是探其情實使遲回於
爲訢爲拒之兩途而自呈其善敗故曰宋之應此亦難矣

藉不許其約而拒之與則必有拒之之辭矣有其辭抑必
有其踐之之實矣拒之而不以其理則辭先詘如其辭之
不詘而無以踐之則爲挑釁之媒而固荅然不敢盡其辭
將應之曰金吾與國也世與通好盟不可寒今窮而南依
於我固不忍乘其危而規以爲利如是以爲辭而我詘矣
君父囚死於彼宗社傾覆於彼陵寢發掘於彼而以迫脅
要盟之約爲信抑將誰欺明恃女直爲外護以緩須臾之
禍而陽託不忍乘危以誇志義怯懦之情不可揜而使其
謀我之志益堅則辭先詘而勢亦隨之以詘矣惟其不可
故史嵩之亦無可如何甯蹈童貫敗亡之軌而不容已於

夾攻之約昏庸之臣主勢所不能自免也誠欲拒之而善其辭必將應之曰金吾世讐也往者我有不令之臣聽其詐誘資之兵力以滅遼謂舉燕雲以歸我遼命旣剿猝起敗盟乘我不備而傾我宗社吾之不與其戴天久矣徒以挫折之後國本未固姑許之和以息吾民而用之今者生聚於數十年之餘正思悉率師武臣力以洒前恥而天假於彼驅之渡河使送死於汴蔡今河北之地彼且漸收之以入版圖河南爲吾陵寢之士我固將起而收之俘守緒而獻之祖廟定河北者在彼有餘力而可不須我也河南者固在我運籌之中而抑可不重煩於彼吾視吾力以進

各以所得爲疆域待之金孽盡殄封畛相聯然後遣使修
好講睦鄰之盛事今方各有中原之事未遑將幣信使之
來欽挹嘉問敬聞命矣如是以荅之則我義旣伸彼姦亦
擿辭不誑矣而實不足以踐之狡焉思逞之猾虜豈可以
虛聲讐服者哉志不定膽不充固吶焉不能出諸口也雖
然宋於此時誠欲踐此言抑豈無可恃之甚哉童貫之夾
攻契丹也與劉延慶輩茸鬪之將率坐食之軍小人則小
敗大人則大潰殘遼且競起而笑之禍已成勢已傾所仰
望以支危亡者又种師道之衰老無能者也及理宗之世
而勢屢變矣岳韓劉吳之威挫於秦檜而成閔邵宏淵王

權張子蓋習於選懷故韓侂胄蹶起而旋仆乃至侂胄之
樂進武人而重獎之也於是而虔矯之才亦爲之磨厲孟
宗政趙方孟珙余玠彭大雅之流起而兵猶足爲兵將猶
足爲將戰猶有以戰守猶有以守勝猶非其微幸敗猶足
以自持左支右拒於淮襄楚蜀之間不但以半割殘金而
且以抗衡蒙古垂至於將亡之際而西川之爭旋陷旋復
襄樊之守愈困愈堅呂文煥劉整反面倒戈而馳突無前
率先阿朮伯顏以進如使君非至闇相匪甚姦則盡東南
之力以撲滅分崩之女直而收汴雒固其可奏之功以視
昔之聞聲而慄望影而奔者疆弱之相差亦遠矣誠奉直

詞以荅蒙古奚患言之不踐徒資敵笑乎君國者理宗也
秉成者史嵩之也繼之者賈似道也通蒙古亦亡拒蒙古
亦亡無往而不亡則雖欲善爲辭以應之而固無可應不
得已而姑許之明懸一童貫王黼之昭鑒爲異日敗亡之
符券而有所不能避固其必然矣通而計之酌時勢而度
之固有可不亡之道而要非徒拒蒙古會師之約可以空
言爲宋救也空言者氣矜而不以實者也

嘗論之曰浮屠氏以生死爲大事生死者一屈一伸之數
天之化人無得而與焉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而可矣
惡足以當大事哉君子之大事在仕與隱仕隱者君子之

生死也方仕而隱伸而必屈也而唯己自屈物不能屈焉
方隱而仕伸其所屈也而唯己自伸物不能伸焉有可以
仕有不可不仕有可以隱有不可不隱持之以大貞而存
其義酌之以時宜而知其幾生以之生死以之死生不虛
而死不妄不輕以身試天下不輕以天下試其身終身守
之俄頃決之皆存乎一心故曰仕隱者君子之生死也君
子之道仕者其義也隱者其常也知仕則知隱矣故君子
之仕其道非一而要皆以可於心者爲可於道則一也天
下待以定民待以安君待以正道誠在己時不可違此其
不可不仕者也魯兩生之德不足以勝之而高自驕語無

謂也其次則天下已治安矣出而無以大異於出也而君以誠求賢以彙升治以贊襄而益盛則義在必仕而時順之雖可以隱弗隱也周黨嚴光魏野林逋之欲自逸者非也其次則治與亂介而國是未定賢與姦雜而流品未清君子急將伯之呼小人深側目之妒可弗仕也而自牖之約可納同聲之應不鮮志誠貞而憂患誠不能以中輟則出入於風波之中而猶可不爲之蕙退固志士之自命者然也其下則君昏而不察相姦而不容懷悲憤以愍顛隳忤權臣而爭邪正於是斥之罷之竄之逐之乃至誣以罪罟羅以朋黨而伏尸於都市此誠不可仕矣而業已在位

無可避之鈇鉞則逢比之遺烈未嘗不可追而勿爲挾全
軀保妻子之謀以引身佚處仕與死相因死不可畏仕亦
不可爲之中沮矣嗚呼小人之殺君子君子弗避焉者假
以君之威靈誣以國之刑典旣分義之不可逃而其死也
昭昭然揭日月以正告於天下則奚必死之愈於生哉凡
小人之賊賢以亂國者類出於此唯理宗之世史嵩之當
國其殺人獨異於是忌之也愈甚而讐之也愈隱議論弗
爭也祿位弗奪也醜酢如相忘也宴笑如相好也投醪於
杯酒盃羹之中倉卒以死而片語不能自伸天子莫能測
其械盈廷莫能訟其冤若此者猶與之共立於朝以相抵

悟是抱甕以寢而采堇以茹也則誠所謂巖墻者矣焉有
君子而隕其生於杯酒盃羹者乎需遲顧眄不勇退於崇
朝不亦惑乎不可死則不可仕不可仕而不謀隱可不死
而不貴生死有輕於鴻毛徐元杰劉漢弼杜範當之矣乃
於時環顧在廷無有引身而去者則當時之人才亦大可
見矣尙望其能扶人之社稷之亡而致之存哉嗚呼不可
仕而猶可隱以視進不可仕退不可隱者又奚若邪嵩之
殺士之日去宋之亡猶三十餘年則知命貴生以不自辱
固有餘地以置此身若嵩之者不與爭權而毒亦釋矣過
此而愈難矣謝臯羽龔聖予鄭憶翁汪水雲諸子者仕既

無君隱亦無土欲求一曲之水一卷之山散髮行吟與中原遺黎較晴雨采橡栲而不可得然後君子之道果窮如之何可隱不隱而以死殉簪紱也哉

不仁者不可與言不可與言而言失言不仁之尤冒不孝之惡爲清議所攻猶多其口說以相拒惡至斯而極矣如是而可執名義以與之爭得失哉尸大臣之位徼起復之命以招言者之攻擊自史嵩之始而李賢張居正楊嗣昌仍之徐元杰抗論以強抑之而死於毒至不仁者爲蛇豕以螫人無足怪也然則羅彝正鄒爾瞻黃幼元之昌言名義娓娓而不窮不已贅乎夫子之斥宰予也曰女安則爲

之弗與爭也但言安而其天良之剿絕不可復容於覆載
君子一字而烈於鈇鉞自此以外無足與不仁者辨矣先
王之使人子終喪而後從政豈以禁制之哉以仁人孝子
之道相期深愍而慰安之意良厚也以爲子之所致於親
者已窮矣但此三年之內可薄效其哭踊奠送之忱創鉅
痛深有毀瘠滅性之憂不忍復以國事相勞而重困之也
是上之所以待之者方舉而登之君子之堂而顧自滅裂
之以陷於禽獸之阱則惻隱之心亡而羞惡之心亦絕矣
夫至於羞惡之心絕則莠言自口誰捫其舌而立身揚名
移孝作忠之說皆惟其口給以與人相齧蹄復何所忌而

尚可與之正言乎且夫庸主之徇其邪心而必欲逆眾論以起復之也豈果謂此一人者不可且夕不立於廷哉藉其觸嚴寒犯炎暑五日不汗以死而社稷遂無所託邪蓋不仁者之得此於庸主亦非易易也或側媚宮闈以傾主志或結交宦寺以窺主心或援引邪朋以稱其才或簧鼓吏民以頌其功當父母尚存之日早億其且死而爲不可去之情形脅上以禍福畱未了之殘局待己以始終汶汶者遂入其囿而堅信之曰是誠不可使且夕去我者也夫然則其爲此也亦勞矣而起復在位之日覲顏以居百僚之上氣必有所沮事必有所掣終不能昂首伸眉若前此

之得志而驕夫終喪之日短而仕進之日長亦何吝此三年之姑退以需異日之復興然而決忍於禽獸之爲亦有繇已持大權居大位與聞國之大計而進退綽然可因時以任己志者惟君子能也否則居心以坦制行以恪無險陂刻覈之政可寡過以免於彈射者也且進之而夕可退矣夕退之而且又可進矣任事數十年而決去一朝可矣投閒已久而復起一朝可矣若夫不仁者褊妒以妨賢其積怨者深也飾姦以罔上其匿情者多也擅權以遠眾其欲相代以興者夥也所恃以箝盈廷之口揜不軌之情者唯魁柄在握日得與宮廷相接納而欲指摘之者不得其

要領耳非無同惡之淫朋而兩姦相暱者必隱而相傾則
一離乎其位大則禍亟隨之小亦不能以更進故史嵩之
一退而徐元杰果大反其所爲不得已而以酖毒殺正士
以自全也不然嵩之誤國之辜其不爲丁謂章惇之竄死
也幾何哉知小人之情出於此則知其滅絕天彝之繇實
爲國家之大蠹直揭其所以求容之隱勿但以求君子者
責之於仁孝姦無所容而惡亦戢矣賓賓然取仁人孝子
孺慕之哀天經地義人禽同異之理與之相折使得逞違
心之邪說蒙面以相詰復惡從而禁之斬蛇者不責其大
之吞小也防其毒也歐臬者不責其子之食母也惡其妖

也爲毒爲妖足以當一死矣是故諸君子之以仁孝攻史李張楊也褻道而失言不如其已之也

刑具之有木梃竹根籬頭拶指絞踝立枷匣牀諸酷具被之者求死不得自唐武氏後無用此以毒民者宋之末年有司始復用之流及於今法司郡邑下至丞尉皆以逞其暴怒而血肉橫飛不但北寺緹帥爲然也嗚呼宋以此故腥聞於上天亟剿其命不得已授赤子於異姓而冀使息虐亦慘矣哉宋之先世以寬仁立國故其得天下也不正而保世滋大受天之祐不期後之酷烈至此也揆其所繇自光宗以後君皆昏痿委國於權姦吏以賄升恣行其汗

暴雖理宗製疾痛猶己之刑箴降延及無辜之禁令而不
爲之式遏祖宗矜恤之至意炳於日星數小人殄滅之而
有餘小人之害亦烈矣雖然端本清源以究其害之所自
興則不但自小人始也大臣之不法小臣之不廉若唐之
有韋保衡路巖宋先世之有蔡京秦檜惡豈滅於史賈哉
而有司不爲之加暴故知淫刑之害不但自小人始也異
端之言治與王者之道相背戾者黃老也申韓也黃老之
弊培禮樂擊刑政解紐決防以與天下相委隨使其民宕
佚而不得遊於仁義之圃然而師之爲政者唯漢文景而
天下亦以小康其尤弊者晉人反曹魏之苛核蕩盡廉隅

以召永嘉之禍乃王導謝安不懲其弊而仍之以寬卒以
定江左二百餘年五姓之祚雖有苻堅拓拔宏之彊莫之
能毀蓋亦庶幾有勝殘去殺之風焉若申韓則其賊仁義
也烈矣師之者嬴政也曹操也武曌也楊堅也其亡也忽
焉畫一天下而齊之以威民不畏死以死威之而民之不
畏也益滋則惟慘毒生心樂人之痛徹心脾而自矜其能
也以君子慎修畏咎之道責小人小人固不能喻以小人
愚惰頑惡之禁禁君子君子亦所不防以閨房醉飽之愆
督人於名義而終陷於汚以博奕嬉遊之失束人於昏夜
而重困其情於是薄懲之而不知戒也則怒激於心忿然

曰此驕悍之民恃其罪之不至於死而必不我從則必使
之慘徹肌膚求死不得而後吾法可行焉其爲說亦近似
乎治人之術也而宋之爲君子者以其律已之嚴責愚賤
之不若隱中其邪顧且曰先王之勅法明刑以正風俗起
教化者必是而後不與黃老之解散綱維者等於是狡
悍不輸情實之姦民屢懲不知悛改之罷民觸其憤懣而
以酷吏虐民之刑具施之痛苦亦其所宜也瘐死亦其自
取也乃更渙然釋其悁疾之心曰吾有以矯惡俗而沮之
矣夫惟爲君子者不以刑爲不得已之事而利用之則虐
以乘之以扇而酷吏益以此市威福而導天下以樂禍之

情懦民見豪民之羅此則快矣愚民見黠民之羅此則快矣貧民見富民之羅此則快矣無藉之民見自矜之民羅此則抑快矣民愚而相胥以快也乃反栩栩然自慰曰吾之所爲大快人心也嗚呼人與人爲倫而幸彼之裂肌肉折筋骨以爲快導天下以趨於殘忍快之快之而快人者行將自及抑且有所當悲閔而快焉者浸淫及於父子兄弟不知爲政者期於紓一時愚賤之忿疾而使之快其率天下以賊仁也不已甚乎毒具已陳亂法不禁則且使貪墨者用之以責苞苴懷毒者用之以報睚眦則且使飲食之人用之以責廚傳淫酗之夫用之以逞酒狂避道不遑

而尸陳於市塵雞犬不收而血流於婦稚爲君子者雖欲
挽之而莫能孰知其自己先之哉帝王之不得已而用刑
也惡之大者罪極於死不使之求死而不得也其次流之
也有地釋之也有時其次杖之笞之也有數荆竹之長短
大小也有度所以養君子之怒使有所止而不過意甚深
也無所止而怒雖以理抑且以覆蔽其惻隱之心而傷天
地之和審是則黃老之不尙刑者愈於申韓遠矣夫君子
之惡惡已甚而啟淫刑之具豈自以爲申韓哉而一怒之
不止或且爲申韓之所不爲故甚爲宋之君子惜而尤爲
宋以後之愚民悲也



世降道衰有士氣之說焉誰爲倡之相率以趨而不知戒於天下無裨也於風俗無善也反激以啟禍於士或死或辱而辱且甚於死故以士氣鳴者士之荑稗也嘉穀以荒矣夫士有志有行有守修此三者而士道立焉以志帥氣則氣正以氣動志則志驕以行舒氣則氣達以氣鼓行則行躁以守植氣則氣剛以氣爲守則守窒養氣者不守其約而亟以加物是助長也激天下之禍導風俗之澆而還以自罹於死辱斯其爲氣也習氣而已矣且夫氣者人各有之具於當體之中以聽心之所使而不相爲貸不相爲

貸者己之氣不以人之動之而增人之氣亦非己氣之溢
出以相鼓動而可伸者也所謂士氣者合眾人之氣以爲
氣嗚呼豈有合眾氣以爲氣而得其理者哉今使合老少
羸壯饑飽勞佚之數十百人以鬪然與人相搏其不爲敵
所撓敗者鮮矣故氣者用獨者也使士也以天下爲志以
道義爲行以輕生死忘貧賤爲守於以憂君父之危傷彝
倫之斃恤生民之苦憤忠賢之黜而上犯其君下觸權姦
之大臣以求直則一與一相當捐頂踵以爭得失雖起草
茅於九闈越其畔矣而氣固盈也乃憂其獨之不足以勝
貸於眾以襲義而矜其君是先餒也於己不足而資鬪然

之氣以興夫豈有九死不同之義哉以爲名高以爲勢盛
惟名與勢初無定在而彊有力者得乘權以居勝地於是
死與辱及其身而益彼之惡以爲天下害斯豈足爲士氣
之浩然者乎宋之多有此也不審者以爲士氣之昌也不
知其氣之已枵也當李伯紀之見廢而學宮之士閔然一
起矣逮史嵩之之復起閔然再起矣徐元杰劉漢弼以毒
死而蔡德潤等閔然三起矣丁大全之逐董槐而陳宜中
等閔然四起矣凡其所言皆憂國疾讒飭彝倫正風化者
也理以御氣而氣固可伸乃以理御氣而氣配理亦從乎
人之獨心而已己正而邪者屈己直而枉者伏乃凡此羣

競而起者揣其志果皆憂國如家足以勝諸姦之誣上行
私者乎稽其行果皆孝於而親信於而友足以勝諸姦之
汙辱風化者乎度其守果皆可貧可賤可窮可死而一介
必嚴足以勝諸姦之貪叨無厭者乎倡之者或庶幾焉而
聞風而起見影而馳如驚如奔逐行隨隊者之不可保十
且八九也諸姦且目笑而視之如飛鳥之集林庸主亦厭
聽之如羣蛙之喧夜則弋獲國士之名自詡清流之黨浸
令任之固不足以拯阽危之禍國家亦何賴有此士哉政
之不綱也君之不德也姦之不戢而禍至之無日也無能
拯救而徒大聲以號之怨詛下逮於編氓穢迹彰聞於疆

敵羣情搖動而墮其親上死長之情則國勢之衰風俗之
薄實自此貽之矣輯輯翻翻游談之習勝物極必反裁必
逮身迨至蒙古入杭羣毆北徙瘞足墮指啼饑餓食於原
野曾無一人焉捐此螻蛄之生就孔子之堂擇乾淨土以
爲死所則曩之浮氣全輿山搖川決者今安往邪先王之
造士也賓之於飲序之於射節之以禮和之以樂其尊之
也乞之而後言其觀之也旅而後語分之於黨塾州序以
靜其志升之於司馬而卽試以功其以立國體也卽以敦
上行也馴其氣而使安也卽以專其氣而使昌也使之求
諸己而無待於物也卽以公諸天下而允協於眾也故雖

有亂世暴君姦人逆黨而不能加以非道之刑戮戰國之士氣張而來嬴政之坑東漢之士氣競而致奄人之害南宋之士氣蹙而召蒙古之辱誠以先王之育士者待士士亦誠以先王之育士者自育豈至此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各安於其所而作人之化成魚亂於下鳥亂於上則網罟興焉氣機之發無中止之勢何輕言氣哉恃險亡道也棄險尤必亡之道也恃險而亡非險使之亡也任非其人行非其政民怨而非其民兵熾而非其兵積金粟而糜之非其金粟險無與守均於無險恃險之亡亦棄險亡之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是故守國者不可

以不知險知險者明乎險與非險之數非一山之窄粵一
水之波濤足以爲險也有可據之險而居高積厚以下應
乎廣衍之神臯如手足處末而衛其頭目夫是之謂真險
善攻者期於爭此善守者亦守此而已矣江東自孫氏以
來東晉南宋因之以立國者皆百餘年長淮大江爲其障
蔽天塹之號繇此而興而以實求之險固不在是也曹魏
臨濡須而退石勒至壽春而返苻堅渡淝水而奔拓拔飲
江水而止周世宗破滁陽而罷完顏亮窺采石而潰則既
已全有長淮而分江之險乃至兀朮直搗建康立馬金山
東陷四明南馳豫章終以寢不安席遽求北走蓋一葦之

可杭無重關之足扼江東之險不在此悠悠之帶水明矣
險不在此則其立國而不可拔者固有在也昭烈有漢中
而曹仁乃卻劉宏鎮襄漢而琅邪乃興桓溫縛李勢而氏
羌不敢內犯張浚督荆襄二吳爭秦鞏而女直息其南窺
其亡也秦滅巴蜀而捍關破鄢郢舉走楚於吳而楚以燬
魏滅蜀漢迫西陵王濬因以興師東指而孫氏以亡宇文
氏滅蕭紀下蕭歸而隋人南渡之師長驅無忌宋俘孟昶
下高季興而南唐之滅易於摧枯以是驗之江東之險在
楚楚之險在江與漢之上流恃大江者非所恃棄上流者
棄其所依得失之樞未有爽焉者也蓋吳越委也江漢之

上流源也以攻者言從源而輸於委順也不得其源而求
諸委逆也應援之相踵芻糧之相濟甲仗車牛之相輔順
以及之而軍無中匱之憂順而下攻易也逆而上退難也
知進之易於攻而退之難於卻則人有致死之心此橫江
而渡者之無成功而憑高以下者之得勝算也以守者言
擊其頭而手足應制其手足而頭不能援江與漢之上流
芻糧之所給也材勇之所生也故吳越雖已糜爛而巴蜀
湘粵可阻險以爭衡上游已就沈淪則吳會越閩先魂奪
而坐斃蘇峻據石頭而陶侃溫嶠率江湘之義旅揜取之
如籠鳥侯景陷臺城而王僧辯陳霸先以脆弱之粵人網

舉之如游儵險在千里之外而機應於桴鼓之捷古今轍
迹無有不同焉者然則宋當理宗之世豈其必亡哉棄險
以自亡而買似道之罪不可勝誅非但其納款拖雷而背
之以召寇也以賄賂望闔帥以柔媚掌兵權以伉直爲仇
讐以愛憎爲刑賞於是余玠死而川蜀之危不支劉整叛
而川蜀之亡以必呂文煥之援絕而陽邏之渡不可復遏
迨及臨安已破江南瓦解楊州之守猶歸然而存江淮之
塹不足以固江東勢所不趨非存亡之紐明矣故知險者
知天下之大險也非一山一水在眉睫之間見爲可恃以
使人驕玩者也以南爲守而失漢中巴蜀以孤江湘以北

爲守而失朔方雲中以危河朔北倚南之資糧而徐泗無
銜尾之運南恃北之捍蔽而相魏無屯練之兵雖英主不
能以撫中夏況中材而際運會之屯者乎故險者非可恃
也尤非可棄也此千秋之永鑒也

世次表西東出出于卷之末

宋論卷十四終

宋論卷十五

船山遺書二十五

衡陽王夫之

度宗

宋迨理宗之末造其亡必矣然使嗣立之主憤恥自彊固
結眾志卽如劉繼元之乘城堅守屢攻而不下猶有待也
抑不能然跳身而出收潰散之卒勉以忠義如苻登之誓
死以搏姚萇身雖死國雖亡猶足爲中原存生人之氣而
偷一日之安富懷擁立之私恩委國以授之權姦至於降
席稽顙恬不知怍而後趙氏之宗祊瓦解灰飛莫之能挽
嗚呼迹其爲君蓋周赧晉惠之流得死歸閒猶爲幸矣晉

惠之立也議者猶咎武帝之託非其人以分則適以年則長嗣國之常經在焉苟非通識莫能易也而度宗異是理宗無子謀立之於吳潛潛曰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夫豈言之無擇而鹵戇若斯哉度宗之不任爲君而足以亡宋者臣民具知之矣出自庶支名位未正非有不可廢者存也選於太祖之裔孫豈無愈者而必此是與則理宗晚多內寵宦寺內熒姦臣外擁度宗以柔選無骨貌似仁孝宵小以此惑上幸其得立而居門生天子之功也故吳潛以爲不可者正似道之所深可一立乎位而屈膝無慚江萬里莫能掖止果以遂小人之願欲其所以得立

者可知已河山虛擲廟社邱墟豈似道之所置諸懷抱者乎則甚矣理宗之愚以召亡也夫選賢以建元良謀之大臣以致慎也而決之於獨斷者大臣不敢尸焉故與聞定策以相翼戴雖優以恩禮而必不可懷之以爲私恩非是則權柄下移而禍必中於家國故昭子不賞豎牛而叔孫氏以安漢文之於周勃漢宣之於霍光雖曰寡恩亦宰制綱維之大義不可徇矣天子者極乎尊而無上者也有提之攜之以致之上者則德可市功可居而更臨其上故小人樂以其身任廢立之大權而貪立菲才以唯己之志欲亂之所繇生莫可救藥必然之券也且夫拔起而登天位

遺大投艱於眇躬亦甚難矣況在疆寇壓境之日其難尤
倍錦衣玉食處堂之嬉亦奚足爲惠而懷之卽令膺祚以
及子孫抑亦宗廟之靈先君之義天下臣民之所推戴豈
贊我立者之可鬻販以爲厚德哉自甯宗委廢立於彌遠
而理宗感之以爲恩彌遠以享厚利姦人垂涎而思效之
無足怪者吳潛曰臣無彌遠之才非無其才也無其市天
位以擅大權之姦謀也夫彌遠避禍之情深於邀福雖懷
私以廢濟王猶知密訪理宗之器識以冀得人故理宗雖
闇早歲之設施猶有可觀者其隙旣開其流愈下似道乃
利建此行尸坐肉之童昏匍伏以聽已於是而一絲九鼎

之殘疆唯其所棄擲而莫敢誰何要其禍之所自生則甯
宗始之理宗成之非旦夕之效也夫以韓魏公之公忠而
兩朝定策引退不遑豈可望之史賈之流者乎孝宗嗣而
婁寅亮張燾之賞不行小人懷惠而天下隨傾亦烈矣故
王珪之言曰陛下有富貴傳子孫皆先帝之恩君子甚惡
其言以有天下享崇高之奉而感之以爲恩此鄉里小生
得一舉而感舉主者尊之爲師戴之如父寒乞之情也然
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恭宗 端宗 祥興帝

文信國之言曰父母病知不可起無不下藥之理悲哉身

履其時爲其事同其無成而後知其言之切也今夫父母之病當其未篤則无妄之藥不敢輕試無所補而或有所傷甯勿藥也故春秋傳曰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言孝子之情不敢不慎也迨及革矣望其愈而終不可愈冀其生而不可得生於斯時也苟有以療之者不以藥之珍而患貧也不以炮製之難而憚勞也不以迂而罔濟而忽之也不以緩而弗及而輟之也不以前之屢試無功而中沮也不以後之追悔太過而懷疑也其求之也瞿瞿乎其若貪也其營之也惘惘乎其若愚也夫豈不知有命自天之不可強哉欲已之而心不我許抑竭力殫心以爲其所能

爲而已矣然而或爲之謀者驅雞刳豕以媚山獾妖狐之神而乞命則孝子弗爲其弗爲也非有所吝也不敢以辱吾親不忍以辱吾親也夫忠臣於君國之危亡致命以與天爭興廢亦如是焉而已當德祐時蒙古兵壓臨安亡在旦夕求所以存宋者終無術矣誠不忍國亡而無能爲救則嬰城死守君臣畢命以殉社稷可也奉君出走收餘燼以借一不勝則委骨於原隰可也死不我值求先君之遺裔聯草澤之英雄有一日之生盡一日之瘁則信國他日者亦屢用之矣乃倉卒之下聽女主乞活之謀銜稱臣納貢之命徼封豕長蛇之恩以爲屬國於江介愛君而非所

以愛存國而固不可存信國之忠洵忠而過矣曾元請及
且以易簣而曾子斥之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姑息云
者姑貸須臾之安以求活鮒於霑濡婦寺之忠孝也以堂
堂十五葉中國之天子匍伏丐尺土於他族生不如死存
不如亡久矣信國自處以君子而以細人之道愛其君乎
且夫爲降附稱臣之說其愚甚矣卽令蒙古之許之與蕭
歸臣於宇文以保一州而旋以滅亡錢椒臣於宋以免征
伐而終於納土朝菌之晦朔奚有於國祚之短長況乎徐
鉉之辨言徒供姍笑徽欽之歸命祇取俘囚已入虎吻而
猶祝其勿吞詞愈哀志愈辱其亡愈可傷矣信國之爲此

也搖惑於婦人之柔靡震動於通國之狂迷欲以曲遂其成仁取義之心而擇之不精執之不固故曰忠而過也或曰句踐之請命於吳也自請爲臣妻請爲妾而卒以沼吳信國之志其在斯乎而奚爲不可曰巽以行權者惟其理也屈而能伸者惟其勢也吳之與越以爵土言皆諸侯也以五服言皆蠻夷也以先世言一爲泰伯之裔一爲大禹之胄也春秋之世友邦相伐力不敵而請降者多矣受其降者不得而臣之已而復與於會盟仍友邦也上有守府之天子其以疆大相役屬同是冠帶之倫而義可以相服者也故句踐卽不沼吳而終不爲吳之臣妾宋之於蒙古

豈其比哉宋之亡亡於屈而已澶淵一屈矣東京再屈矣
秦檜請和而三屈矣至於此而屈至於無可屈以哀鳴望
瓦全弗救於亡而徒爲萬世羞時異而勢異勢異而理亦
異句踐之所爲非宋所得假以揜其恥也故楊后之命可
以不受而後信國之忠純白而無疵擇義以行仁去其姑
息者而得矣

漢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則舉黃帝堯舜以來道法相傳
之天下而亡之也是豈徒徽欽以降之多敗德蔡秦賈史
之挾姦私遂至於斯哉其所繇來者漸矣古之言治者曰
覲文匿武匿云者非其銷之之謂也藏之也固用之也密

不待覲而自成其用之謂也故書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
競競之不大棟折榱崩欲支之也難矣其競之也非必若
漢武隋煬窮兵遠塞而以自疲也一室之棟一二而已構
櫨榱桷相倚以安而不任競之力故用之專者物莫能勝
守之壹者寇莫能侵率萬人以相搏而其相敵也一與一
相當而羣無所用自遼海以西迄於夏朔自賀蘭以南垂
於洮岷其外之逐水草工騎射好戰樂殺以睥睨中土者
地猶是地人猶是族自古迄今豈有異哉三代之治千有
餘歲天子不以爲憂其制之之道無所考矣自春秋以及
戰國中國自相爭戰而燕趙獨以二國之力控制北陲秦

人外應關東而以餘力獨捍西園東不貸力於齊南不藉
援於韓魏江淮以南則尤耳不聞朔漠之有天驕也及秦
滅燕代併六合率天下之力以防胡而匈奴始大漢竭力
以禦之而終莫之能抑至於靈獻之世中國復分而劉虞
公孫瓚袁紹不聞有北塞之憂曹操起而撫之鮮卑匈奴
皆內徙焉蜀吳不相聞也晉兼三國而五胡競起垂及於
唐突厥奚契丹相仍內擾及安史之亂河北叛臣各據數
州之士以抗天子而薊雲之烽燧不聞者百年繇此言之
合天下以求競而不競控數州以匿武而競莫加焉則中
國所以衛此覲文之區者大略可知矣東漢之疆不敵西

漢而無北顧之憂者有黎陽之屯在也天寶以後內亂方興不敵開元以前而無山後之警者有魏博之牙兵在也外重漁陽上郡雲中之守而黎陽承其後外建盧龍定難振武之節而魏博輔其威以其地任其人以其人守其地金粟自贍也士馬自簡也險隘自固也甲仗自營也無巡邊之大使以督其簿責無遙制之廷臣以掣其進止雖寡而眾矣雖弱而彊矣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四裔之邊臣各自守而不待天子之守之也牽帥海內以守非所自守之地則漫不關情而自怠奔走遠人以戰非所習戰之方則其力先竭而必殫然而庸主具臣之謀固必出於

此者事已迫則不容不疲中國以爭難未形則唯恐將帥之倚兵而侵上也嗚呼宋之所以裂天維傾地紀亂人羣貽無窮之禍者此而已矣其得天下也不正而厚疑攘臂之仍其制天下也無權而深懷尾大之忌前之以趙普之佞逢其君猜妒之私繼之以畢士安之庸徇愚戢姑息之逸於是關南河北數千里闐其無人迨及勅敵介馬而馳乃歐南方不教之兵震驚海內而與相枝距未戰而耳目先迷於嚮往一潰而奔保其鄉曲無可匿也斯亦無能競也而自軒轅迄夏后以力挽天綱者糜散於百年之內嗚呼天不可問誰爲爲之而令至此極乎嚮令宋當削平僭

偽之日宿重兵於河北擇人以任之君釋其猜嫌眾寬其
指摘臨三關以扼契丹卽不能席捲燕雲而契丹已亡女
直不能內蹂亦何至棄中州爲完顏歸死之穴而召蒙古
以臨淮泗哉人本自競無待吾之競之也不挫之而亦足
以競矣均此同生並育於聲名文物之地以相爲主輔而
視若芒刺之在背威之弗能也信之弗固也宰之弗法也
棄其人曠其土以榷支字而棟之折也已久孰令宋之失
道若斯其愚邪天地之氣五百餘年而必復周亡而天下
一宋興而割據絕後有起者鑒於斯以立國庶有待乎平
其情公其志立其義以奠其維斯則繼軒轅大禹而允爲

原书146—未缺页